

潘吉
著

目光

探索现实背后的故事
破译
人物内心的密码

荆歌：读潘吉小说，品人生百味。

晓华：潘吉的小说在关注现实人生、反映底层生活、反思社会现象等方面表现出敏锐和深刻。

西流：潘吉的语言成熟、老到，充满浓郁的文学气息。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目光

探索现实背后的故事
破译
人物内心的密码

潘
吉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光 / 潘吉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68-6162-5

I. ①目…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8987 号

目 光

潘吉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张 文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162-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潘吉印象（代序）

荆 歌

文学是寂寞的，也是快乐的。潘吉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学海洋里享受寂寞和快乐的人。他的职业是警察，但爱好文学。那年我在苏州作协的一次小说年会上与他相识，虽然交往不多，却是一见如故，也让我改变了对警察的许多看法。他所居住的城市常熟，又是我当年读书求学的地方。因此，潘吉对我来说，更多了几分亲切。

常熟是苏州所辖的一个县级市，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随便说说就有：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擅长文学的“南方夫子”言偃，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和美艳绝代、才气过人的柳如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的状元宰相翁同龢，被公认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潘吉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受着历史文化的熏陶，做着他的文学梦。他还每年都要出门游历，结交各地的朋友，开阔自己的文学视野。西藏的珠峰大本营、云南的

香格里拉、四川的九寨沟、新疆的喀纳斯、甘肃的莫高窟、青海的金银滩、黑龙江的北极村、海南的椰梦长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由此，有理由相信，潘吉的文学之路会走得很长。

我居住的城市离常熟不远，开车上苏嘉杭高速，一个小时就到了。常熟地方不大，但它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文化有文化，要物产有物产。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经常去常熟，秋天去赏桂花、吃蟹，冬天到虞山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吃茶，一边看山下风景。在山顶上看常熟，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叫“锦绣江南”。所以外地来了朋友，我常常会把他们带到常熟去，带到虞山顶上。常熟常常去，但面对这个快速发展中的城市，路却经常不认得。凡迷了路，都是一个电话打给潘吉。我每次都希望，潘吉是开了警车过来接我，但他每次都是穿着便衣，开着私家车而来。看来，他不仅是一个善待朋友的人，也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吸引着我。他的沉稳和细心，给人以十分可靠和信任的感觉。

潘吉的小说也是这样，给我的感觉始终是从容淡定的。说实话，我读他的小说不多，不过，在小说创作上还是有一些交流的。练气功的人，根据道行的深浅，分为“天眼通”和“佛眼通”，“天眼通”能看到过去，“佛眼通”能看到未来。小说家也要练功，练眼力，练到能够穿透生活。通过无聊，发现有聊。看起来是游走在生活的模糊地带，却有着深刻的清醒。文学评论家齐红女士在一次“苏州小说作者作品研讨会”上，对潘吉的小说做过这样的点评：“小说中特别凸显人物的塑造，他会用一系列的材料，将人物个性表达得充分而彻底，人物在小说中隆重出场，自始至终站在舞台中央，人物的生活轮廓也比较清晰，我比较欣赏这种本分而朴素的小说表达方式。”

为了文学创作，潘吉常常处于寂寞之中，但作为一名从事公安宣传的警察，同时也担任地方作协领导，在工作和创作之余，也是

文学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和组织者。在他的策划组织下，吴江、常熟两地作协友好结对，并精心策划组编了吴江、常熟八位作家的小说、散文特辑，以“吴江常熟作家方阵”的形式在《红豆》杂志上整体推出，颇获好评。

潘吉的小说集出版，可以说是他创作的又一次总结。我想，这是他文学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祝愿他一路走下去，走得更好！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目 录

- 爱的变奏 / 001
目 光 / 060
去远方寻父 / 084
抹花脸 / 098
伞 / 109
英 雄 / 121
擦肩而过 / 135
海 浪 / 173
今夜无眠 / 186
木 兰 / 200
两个人的电梯 / 210

爱的变奏

真没想到，一向严肃寡言的父亲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我要结婚了。”

这是我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为他祝寿时说的话。他说这话的声音很低、很慢，但每个字都咬得十分用力。我和老婆，弟弟和弟媳，加上我女儿和侄子两个孩子，六个人面面相觑，一脸愕然。

本来饭桌上还有我母亲，每次团聚，其乐融融，那张榉木做的八仙桌刚好够全家八口人坐。遗憾的是，一个月前，母亲带着她的病魔，离开了我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再也回不到我们身边。

那天，母亲走的时候，哭得最伤心的莫过于父亲。怎么刚过“五七”，母亲尸骨未寒，父亲就要做出如此伤感寒心的举动？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亏他还是一个戴过公安局长帽子的老警察。

我望着一脸通红的父亲，心想他一定喝高了，说的胡话吧。

父亲见我们都不接话茬，又开口道：“今天趁大家都在，算是跟你们招呼过了。”

看得出，父亲说这话不是儿戏，像是处心积虑早就决定的，俨然一副不商量、不妥协的态度。但这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您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说结就结啊，总得跟我们两个儿子商量商量，听听家里人的意见吧。

弟弟半开玩笑道：“哎，我说老爸，我们从没见过您有什么相好，跟谁结啊？”

父亲歪着头，看了一眼他的小儿子：“这个，不用你操心。”

弟弟吃了个闭门羹，阴下脸：“我是你儿子，怎么可以不操心呢，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结什么婚，说出去不是让人家笑话嘛。”

父亲不甘示弱：“我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想在有生之年追求自己的幸福，有错吗？”

弟媳是电台播音员，伶牙俐齿，她夹了一块父亲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塞进他的碗里说：“爸，追求幸福肯定没错，但结婚是人生大事，您可得想清楚啊，如今的再婚老人有几个是为了爱情，不都冲着对方的钱财。我们单位传达室的老张头就是上了一个野女人的当，非但被骗去了全部积蓄，还要走了一套房子，弄得人财两空，如今儿子、女儿都不肯收留他。”

父亲嘟哝一声，一副孩子相：“我才不会上当受骗呢。”

坐在我父亲对面的老婆也开了口：“现在的世道，人心叵测，这婚姻大事，是得谨慎一点。再说，找老伴无非是找个能说说话的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啊。”

听在座几位的高谈阔论，话里话外分明都弥漫着反对声。我虽然比他们几个开明，但也很难一下子接受父亲的决定。

我注视着父亲，极力用和缓的语调，说：“爸，我们小辈儿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妈刚走，现在结婚是不是有点儿欠妥？况且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谁呢。”

父亲火了：“是我结婚，对方是谁，跟你们有关系吗？”

弟弟抢过话头：“老爸，当然有关系呀，您是我们朱家的镇家之宝，我们得保护您啊。对方是什么人，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要是骗子呢，最终吃亏的还不是您和我们全家人。”

父亲压住火：“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们，等我俩领了证，举行了婚礼，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天哪，我说老爸，您是不是疯了，领证不算，还要举行婚礼，您老人家不会找的是黄花闺女吧？”弟弟从小被父亲宠坏了，说话的口气总是没大没小。

父亲苦笑了一下：“呵呵，这回真被你说中了。”

“啊？您真找了个黄花闺女。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要了解清楚了。”弟弟显得十分惊讶，立刻用求助的目光投向我：“哥，你说是不是？”

我附和道：“爸，小宝说得没错，还是先摸清对方底细为好。人家年纪轻轻的，为何会看上您？对方一定有什么动机和目的。”

父亲瞪了我一眼：“别拿动机、目的说事儿，我又不是罪犯，搞得像分析案情似的。”

弟弟皮笑肉不笑地说：“爸，这就是重大案情，您觉得自己不方便，我们可以帮您调查。”

“这用得着你们调查吗？”父亲像一头发威的狮子，冲着我们咆哮：“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对老年人再婚有意见，但这是我的私事，私事儿，懂不懂？”

弟弟一点也不害怕眼前这头貌似吃人的狮子：“爸，就算是您的私事儿，但总得照顾一下地下有知的母亲和我们小辈儿的感情吧！”

“感情，这么多年，谁照顾过我的感情！”父亲口沫四溅，冒出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告诉你们，这事是征得冯晓梅同志同意的。”

冯晓梅是我母亲的大名。她在世的时候，怎么可能同意自己丈夫娶妻纳妾找黄花闺女呢？如今什么年代了，不要说法律不允，道

德也不许啊？难道原本那个忠厚正直的父亲，真的变了，变得会忽悠人了！

就这样，那句“我要结婚了”的话，成了父亲七十岁祝寿宴上一根引爆炸弹的导火线，惊得大家不欢而散。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全是父亲那句话。父亲想找个老伴儿，不是不可以，问题是现在找，真的不是时候。

自打母亲走后，没发现父亲有什么异样啊，除了悲伤，有几天吃不下饭，别的都很正常，还坚持去老年大学上课呢。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准后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就成了老年大学一名忠实的学生，报了好几个班，什么绘画、书法、太极拳，五音不全的他还参加了老年合唱团，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拈花惹草啊。

我最佩服父亲的，就是做事认真、有韧劲、有定力，人家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就辍学了，可他好，风雨无阻，每堂课、每次活动都不落下。

现在想来，他这么积极去充电，莫非在这座夕阳红的高等学府里，也是“彩旗招展”？难道父亲在外面早有相好了，上课只是掩人耳目，谈情说爱才是真正目的，否则怎么会毫无征兆地突然说要结婚了呢？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个讲原则的人，不会做出格的事，但这次真的出格了。还有，父亲为何不肯告诉我们对方是谁？这有违常理，说不定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但究竟是什么呢？

看来我必须行动了。只有弄清女方是何许人，排摸出那人的缺点和问题，最好是原则性问题，才能让父亲回头上岸。

妻子对我的行动持反对意见，说不能背着父亲进行秘密调查，

应该正面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自己收敛，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但弟弟、弟媳和我意见一致，父亲是个老顽固，一根筋，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让他自己收敛，比登天还难。况且父亲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锤炼，口风紧得很，凡事都守口如瓶，不这样做，根本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虽然他以前经常要求人家“坦白从宽”，但一旦轮到自己，恐怕也是个“抗拒到底”的主儿。

说起父亲的“德行”，我就来气。想当年他在位的时候，除了弟弟，家里人包括亲戚朋友，谁也没沾着这位局长大人的光。

父亲也太偏爱他的小儿子了，非但通过他的关系当了兵，后来退伍回来又通过他的关系，去了市里的文化稽查队。而我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警校才进了公安。人家都以为我靠了父亲的关系，屁！非但没沾着老爷子的光，他还六亲不认，把我发配到一个最遥远、最偏僻的乡村派出所。

说出来不怕被人笑话，我所在的那个穷乡僻壤，生活条件十二分的艰苦。由于经费不足，所里为了改善兄弟们的伙食，搭了个猪棚，养了两头猪。可以说，我们这个所是全市唯一养猪的基层所队，而我恰恰又成了全市警察中首位饲养员，还美其曰，这岗位是朱局长钦定的，真会大义灭亲！

两头乳猪捉来的那天，同事们就不喊我名字了，叫我“猪倌”。老百姓都亲热地称呼我“朱警官”，唯有这帮小子，真缺德，非但把我的“警”字去掉，还替换了我们朱家尊贵的姓。

当然，不管养多少头猪，我仍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养猪只是我的副业，派出所人手少，办案、走访、调处纠纷，张家长李家短，鸡毛蒜皮的事儿，什么都要干，什么都要管。

头几年，我还没结婚，按所里的规矩，除了休假日，未婚者每

天都得住派出所。反正我也懒得回家，不想看见局长大人那张“关公”脸，不论上班还是休息，我都以所为家。为此，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还受到省厅一次嘉奖。

相比我母亲，我还算幸运，反正不与父亲睡一个窝，说到底，没受他多大的气。可我母亲就惨了，嫁给我父亲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这么多年几乎成了活寡妇。

年轻的时候，父亲在部队上，母亲成了光荣的军嫂，可光荣的代价是一年只能见一次面，那些思念的日子，恐怕只有我母亲自己心知肚明。后来转业到了地方，本想可以享受卿卿我我的两人世界了，想不到母亲又成了整天担惊受怕的警嫂。

有一回，父亲一个月没回家，跟人间蒸发似的，也不给家里捎个信。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什么的，母亲只能干着急，又不好去单位问。父亲给我们全家立了规矩，工作上的事，谁也不许过问。

我猜想，父亲一定是去外地出差了。我不像母亲，倒希望他经常出差。父亲出差的好处有很多，没人管我了，就可以做自由飞翔的小鸟，每次父亲回来还有我喜欢吃的回头货。

一个月后，父亲缠着绷带、打着石膏回来了，这次非但没有回头货，还让我服侍了他好几天。原来，他这头狮子去南方丛林里觅食了，最终毒贩觅到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我印象里，父亲总是那么忙碌，好像缺了他，地球就不转了。很多时候，母亲一个人进入孤寂的梦乡后，父亲才姗姗回家；或是父亲还在热闹的鼾声里尽情高歌时，母亲已匆匆踏上早班公交车了。

一天深夜，我起来小便，发现父亲没睡卧室的床上，而是睡在客厅的沙发里。迷糊中，以为自己走进了谍战片的拍摄现场。

父亲和母亲年轻时还算般配，但自从父亲转业进了公安局，特别是当了局长后，两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这种距离感，像一个

无形的影子，时时在我眼前晃动，说不清，也触摸不到，可真实存在。

不过，母亲是个明白人，吃了那么多苦，也不因自己丈夫当上了保一方平安的父母官，就躺在安乐窝里享清福了。她还是她，一个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任劳任怨，直至退休。只是她的棉尘症的职业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咳嗽、胸闷、胸痛，甚至咯血。

倒不是因为我母亲有病，骨子里，父亲就有点儿看不起她。

我上初中那年，一向唯唯诺诺的母亲终于向父亲开了火。我不知道他俩吵架的原因，但有句话我至今记得：“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纺织女工也有当国家领导人的。”

我不知道母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至少说明一点，父亲喜欢白衣天使的医生，对吃苦耐劳的纺织女工有偏见。

起初，我对母亲的话有些不信。后来，经考证，在他们那个火红年代，确实产生过国家领导人的纺织女工。看来，母亲的话是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的。

再后来我又知道，他俩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好在父亲也很本分，自从那次吵架后，他再也没和我母亲吵过架，也没跟我母亲闹过离婚，只是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想必两人单独相处也很少有卿卿我我之举了。用现在的话说，亲情胜于爱情。

父母之间的事，我不想过多地去议论。现在要做的，就是设法知道那个即将成为父亲第二任妻子的是谁，尽快找到一个能阻止父亲结婚的理由，还母亲一个公道。

但这样的寻找是有难度的，首先要找到这个号称“黄花闺女”的女人，然后再找出这个女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和她不适合与我父亲结婚的真凭实据，甚至包括她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我知道，父亲的反侦察能力很强，在部队时当过侦察连连长，

到了公安上又担任过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可谓是侦察领域的高手。如果直接盯梢跟踪，恐怕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

于是，我决定采用迂回战术，先从母亲生前好友入手，这样做虽然与目标距离有点儿远，但安全系数高，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首先想到了张阿姨。

她和我母亲是纺织厂的同事，两人一同进厂、一起退休，算是母亲的资深闺蜜。

张阿姨曾一度想认我做她的干儿子，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再提起，兴许是大人们闲聊时开的一个玩笑。

我倒一直盼着做张阿姨的干儿子，因为多个干妈可以多穿一身新衣裳，多吃一包甜甜蜜蜜的粽子糖。那个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每年只有到了春节才有新衣裳穿、才有粽子糖吃。

母亲在世时，张阿姨经常来我家玩儿，对我们家的情况很了解，对我父亲也很熟悉，说不定我们不知晓的隐私，她都知道。

寻找张阿姨并不难，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每天傍晚6点，她会准时出现在红梅广场跳舞的人群里。

母亲没生病的时候，也被她拉去臭美过一段时间。后来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我不知道跟她棉尘症的职业病有没有关系），就再也没有去那个留下她无数快乐脚步和欢声笑语的红梅广场。

那天，我踏着《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舞曲节拍，来到红梅广场。广场上除了跳舞的人，看客也不少。身旁一位与我父亲年纪相仿的老先生，虽然没进舞群，但很投入，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和着舞曲轻声哼唱：

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乡把你亲近，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魂……

舞曲换了一首又一首，从《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跳到《爱情买卖》，仍不见张阿姨的身影。难道她不来跳舞了？

寻不到张阿姨，我只能再等等。

《爱情买卖》的歌词很另类：“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当我第二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终于发现了舞姿翩翩的张阿姨。看来今天她迟到了。

张阿姨与我母亲同岁，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老，身材窈窕，走起路来，挺胸、收腹、翘臀，一看就是有舞蹈功底的。

我欣赏张阿姨的优美舞姿，也可以说，欣赏她的生活状态。

听我母亲说过，张阿姨是厂里的文艺骨干，跳舞唱歌样样拿手。我母亲要是她有她一半的开朗，也不至于走得这么早。俗话说，七分心情三分病，是有道理的。

可我不明白的是，母亲不善言辞，木讷得很，她与张阿姨完全是两条道上的人，怎么会走得这么近呢？

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张阿姨每次来我家，只要我父亲在家，她就待得时间长，否则就待得时间短。但看不出，她与我父亲有什么暧昧举动。

张阿姨曾跟我母亲说过，她从小理想是当个女军人；后来理想没实现，就降低了要求，做个军官太太也行；再后来这个要求也没达到，最终嫁给了同厂的一个锅炉工。因此，她很羡慕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

兴许，张阿姨并非喜欢我父亲，只是喜欢军人而已。

我父母那个年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军人是英雄的象征，所以，张阿姨喜欢军人也在情理之中。

据我了解，张阿姨有个爱她的老公，有个幸福的家庭，如今儿

孙满堂，应该不会是我父亲的结婚对象，所以我可以大胆地向她了解情况。

等一曲终了，一曲还没开始的间隙，我抓住机会，踮起脚向舞群里的张阿姨招手示意。

张阿姨还是那个样子，爱说爱笑，风风火火，见了我，就扯开了纺织女工特有的大嗓门儿：“小军，你怎么也来跳舞了？”

我微笑道：“张阿姨，我不是来跳舞，找您的。”

张阿姨一脸惊讶：“找我，有事？”

“嗯，其实也没啥大事。”我欲言又止，不知从何说起，就改口道：“您身体还好吧？”

“很好，很好，吃得下，睡得着。”张阿姨说着就想起了我母亲，把话锋一转：“唉，就你妈命苦，这辈子嫁了个好男人，没过上好日子就走了。”

我接过对方的话，故意问：“谁是好男人？”

“你爸呀！”张阿姨不假思索地说。

我顺水推舟：“他有什么好，我妈刚过‘五七’，就嚷着要结婚。”

张阿姨听了我的话，立即皱起眉头：“结婚，跟谁？”

我也皱着眉头：“就是不知道要跟谁，您和我爸是同龄人，也许比我更了解他，所以来问问您。”

张阿姨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从没听他说起过呀。”

“我爸以前有过相好吗？”我斗胆问。

张阿姨打量着我：“应该没有吧，你爸正直，讲原则，呵呵，甚至有点儿冷血。”

“我妈刚走，就闹着要结婚，您还说他讲原则，这么没有良心，说他冷血才对呢！”想起父亲从来不把自己家当个家，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的，还含辛茹苦把我和弟弟拉扯大，我恨不得多说几句